

宋文憲公全集

冊十

宋文憲公全集卷三十八

演連珠

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感受詔作之其後陸士衡演之司空徒徐鉉晏殊宋庠又從而效之然其爲體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有足取者作演連珠五十首

蓋聞忠臣徇國不惜於軀命烈士愛君竟忘其首領是以左轂之鳴車右伏劍越甲之至雍門刎頸

蓋聞鸞鷟巢林鳥雀爲之不棲松柏在岡蒿艾爲之不植是以君子居鄉儉壬革面正士立朝奸雄斂迹

蓋聞志於貞節者浮名不足以累其真志於恬泊者好爵不可以亂其性是以子陵樂富春之耕千木辭於陵之聘

蓋聞天矩有定人謀莫移或順之而從吉或反之而致凶是以鶴頸固長截之則恐鳬頸雖短續之則悲

蓋聞事貴審機行當寡尤大易慎辨早之戒春秋嚴謹始之謀微必馴於顯極鴻每事於纖求是以蜃蠃一出潛魚盡怖霜鐘初動巢鳥咸憂

蓋聞龍升雲隨虎吼鷗與豐澤劍飛徠山東之冠履晉陽戈指集冀北之簪纓是以氣志昭契精神合并桑陰不徙而大功立戎衣一御而四海平

蓋聞體微而勁者或足以交戕形龐而武者或失於見制小大每失於相形剛弱乃拘於所畏是以豺舌雖狹而有殺虎之能鼠牙雖尖而有害象之技

蓋聞資地以成恆麗形於名岳向陽而集唯藉飲於醴泉物以類而方聚德必均而可肩是以五色神芝肯鬯靈於朽壤九苞彩鳳笑嚇鼠之烏鳶

蓋聞外味不加則形氣日削內養有道則神明自腴苟譬諸物若契以符是以脾析一停摩牛卽仆中夷既涸鱣刀成枯

蓋聞賞物在精取財有道毫髮異觀天淵殊造是以嶧陽之桐惟伯牙能知其良烏號之弓必由基方領其妙苟徒妄粥而暗投曷若藏音而收耀

蓋聞旭日纔升於上元則沈霾斯屏疾霆或振於后土則魑魅潛驚何則大明足以著宣天德大威足以通昭天聲是以兩觀之誅尼父與政三叔之亂姬旦東征

蓋聞殷商久旱有備而無虞鄭國屢菑知警而弗復是以陽德載乎氣化玄邈難知治忽繫乎人謀昭明可究

蓋聞人畜木難輕如尺布家藏敝帚重若千金何權度之遽失斯沈痼之已深是以自珍而蔑人者不行於匹婦中虛而徇禮者可化於百壬

蓋聞青霞白鳳之文奚關治化黃馬碧雞之辨頗類俳優哀彌文之喪質致末俗之效尤是以六藝之科法莫嚴於炎漢三緘其口銘式播於成周

蓋聞爭雄角勝者常貴於權謀伐罪弔民者必資於仁義由王霸之或殊遂正偏之頓異是以湯武之師若日照而月臨桓文之兵如風飛而雷勵

蓋聞翔蠅飽偃溷之腴如甘芳餌艾殺處汙蟻之窟若寢文茵緣局氣而不變迺反物而獨稱是以錮於陋習苦良易置同乎衰世妍醜奚分

蓋聞負道推公者欲舉善以同人挾智自私者恆患賢之壓己以其量之隘弘驗其人之臧否是以五弓之陵莫齊泰華之岡一蹄之涉難媿滄溟之水

蓋聞神祕啓聖龍圖出河生卦爻之參錯見陰陽之盪摩弘參玄化丕叶太和是以桔於讖緯者誣絺繡於輕縞拘於術數者量瀛海以元蠹

蓋聞大鈞司播何奇不有通神廣攬厥識惟貞若限一己之陋將失百物之情是以南徼流泉人飲之而化嶧西戎羊角土種之以成形

蓋聞九聖有作懸中天之兩曜七經垂訓燭萬古之重冥移擿埴以索塗咸履桀而蹈繩是以采章文物因茲而昭煥禮義廉恥藉是以修明

蓋聞有感斯應無聞弗章或聲音之相召或物我之兩忘是以瓠巴援琴而鼓則游魚出聽曾子倚山而嘯則飛鳥下翔

蓋聞寰宇至博當百工共理廟社至重非一土可圖是以尺薪不能溫鑊水寸冰不足塞庖廚

蓋聞哲士窮機必售其所嗜純臣強識必揆其所當是以文繡雖華犬冒之而

棄去毛嬙雖美魚見之而深藏

蓋聞正色在廷固資於謇諤婉容而諫尤貴於優柔威怒無逆鱗之批易志有解頤之休是以叔向善辭故不殺搏鵠之豎晏嬰能諷故卒出斬竹之囚

蓋聞士必因其才則可以致使器必稱夫用則可以致亨若反是道將毀於成是以泗濱之梓不能以爲籥雲夢之竹不足以爲箏

蓋聞善事國者不以私廢公善爲臣者不以怨棄義是以解狐之引伯柳上黨則安舅犯之舉子羔西河則治

蓋聞地隨天偏氣因方異旣爽中和則流隱靡是以由首之山曾雪常凝壽麻之國大暑倍熾

蓋聞志或不持亂靡有定甘於遂欲如染錫飴之鼎澁於從善如蹈刀鋸之穽是以善妬者弗服秦寶之木善淫者不厭大倉之令

蓋聞玄黃載析品象攸凝北人文以宣其用又粒食以遂其生是以魚游翠螭而錄圖至天雨嘉粟而帝農耕

蓋聞天兆旣朕神符有尙叶二儀之絪縕含三辰之融盎有開必先揆理無妄是以赤龍感河而堯生白氣貫月而湯降

蓋聞處平則通行危則蹇厥志弗回斯力乃衍是以魚升龍門難於拾級車上大行難於薄險

蓋聞是非易軌白黑倒置勢有不一時隨所值是以齊女雖豔反以醜聞秦士雖賤卒以貴遇

蓋聞唯氣應時其則弗爽唯神體物其用乃周是以橐籥順虛而鼓動關鍵乘時而啓抽故人心或變壯士歌而怨夫哭物化有定秦女悲而秋士憂

蓋聞善言物情者否固有泰能察人理者詘或弗信是以道不濟而戎夷寒死志不行而東郭長貧

蓋聞形采未彰者竟忘其竄陋事功未白者誰察其隆高是以鬻飭自矜臨淄水始知其醜威稜素斂破昆陽始知其豪

蓋聞事貴適用物宜近觀或帶恆而習變終背易而由艱是故寒者不貪雙壁而思短褐飢者不願千金而美一食

蓋聞九五飛龍三靈叶瑞大德有貞至神攸馭是以帝堯卽政景星出翼成湯臨寓飛煌挾馭

蓋聞惟皇建極爲世彝制變鹿豕之俗則竭力以行道出魚鼈之民則忘身而徇世是以通河漢者首無髮而股無毛贊天地者心有經而膺有緯

蓋聞民旣大安則樂世如砥策能戡亂則目牛無全是以勺酒鬱搖勢在克殷之後甲兵未動勝居服夏之先

蓋聞中心弗妄大信孚如驗千里之違應在片言之是非是以史佚正辭以實

桐葉之戲晏子佯對而發海棗之疑

蓋聞葆熙石竇任運陵局左闔右開以攬二儀之祕仰觀俯察以盡萬品之情何則行廢安於否泰動靜視乎屯亨是以虞舜大聖猶禮於支父神禹至治猶優於伯成

蓋聞一饋七起者文后之急士一沐三握者姬旦之下賢是以庶績用乂靈貺斯甄故自長而短人者國必仆自賢而愚人者身必顛

蓋聞天人協合上下盤魄參神運之迴旋資氣化於沖漠是以君致尊而制命則日月貞明臣守卑而介道則兩暘時若

蓋聞崇庠別方鴻瑣殊器其性有差其量則異是以蝦蟹之朋莫希雲龍之軌燕雀之儔難知鴻鵠之志

蓋聞明聖有作問道無方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以奉中黃是以下綏定於黎庶上燮和於陰陽故沖默之德蟠乎無際淵微之應覃乎無疆

蓋聞善行興邦嘉言作則法緣之以革奸人依之而建德是以聞一言之當如得萬人之兵獲一士之賢如得千乘之國

蓋聞擇食者在驗其醇醜觀人者在察其衰良是以烏喙雖可充腸茹之則身滅儉邪雖可任事用之則國亡

蓋聞昭懸景於天則暴威不作鼓飛廉之氣則柔慝自退是以白日揚光雷車

避藏祥飈鼓籟元雲掩旆

蓋聞淡顏鈍舌不合於汙世鸞楫癡步取憎於流俗寧采綠於澗阿肯逐軌於朝曲是以擇林而遁者甘西山之餓知命不憂者免窮途之哭

蓋聞至道玄妙非氣象可局靈化潛融非軌轍可制若魚兔之已得則筌蹄之可離是以協三才而貫十端宰一心而統萬彙

寓言五首

齊桓公因過葵丘葵丘人掘地得鐵劍以上厄於土蝕甚桓公力耆之命左右礪以密砥沃以烏膏雖日切磨下上而鱗然若瘡痂者猶故也持以示隰朋隰朋曰是謂太白之精西方之英北斗上布中炯外空不用則已用不留行是蓋諸侯之神物也復示開方開方曰隰朋之言良是昔我太公嘗得寶劍於渭之陽名曰龍光命太史占之其繇有曰金以至剛象以武功大啓爾封東海之邦歷年八百乃終迄今卒受國於齊君之所獲與太公無異是殆天欲昌齊伯業乎昌之必自葵丘始管夷吾不言而出桓公召而問曰寡人得寶劍左右皆吾譽子獨無一言何也夷吾曰君闇而臣佞臣尙何言桓公曰何故夷吾曰君勢隆則詔諛日至詔諛日至則危亡之道也彼隰朋開方者豈不知三尺枯鐵冶鍛之家皆有之今敢面欺於君是君有重勢以臨之也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者果何爲哉桓公足地曰微汝言寡人不及此勢之所至可畏哉

晉景朝出見飯牛者且行且歌意軒軒若自得命韓厥呼而問之女衣纔至軒曾無哀繡之華出牧於野曾無文軒之載女果何樂而行歌若是也飯牛者曰此吾所以樂也吾豈欲異於人哉顧哀繡之榮適以囚吾身文軒之美適以械吾體故絕去而弗求也吾豈欲異於人哉人過百齡其速若一日耳舞而婆娑行而浩歌寤而蕤蕤寐而魚魚以此優游卒歲不亦安乎生殺之柄弗累於手安危之機弗繫於心朝夕所慮者牛之飢得青芻一束則吾事濟矣不亦足乎既安且足其視列車千乘積粟萬鍾皆外物也泊然與化俱冥矣不亦達乎有此三者而欲持以易彼非惑歟韓厥曰女自謀則善矣如蒼生何飯牛者不答笑去

衛人有齊丘生者年五十生一子愛之食寢非子在側弗安弗飽偶渡河溺死齊丘像其貌而哭甚哀其友子人丙曉之曰魯人有愛後貌者後貌產微而中國不可得乃使人貌之而日視之終不得一見之爾之所哀得無類是乎齊丘聞之愈悲子人丙之兄罵曰爾惡識死生之變哉宜乎不爾聽而愈悲也乃走告齊丘曰太虛之門氣有屈信生生死死一耳爾容何力哉古之達人委之順之由之全之不逆命不沮化不祈內福不辟外禍不知天之爲人人之爲天也且爾之死生亦縱浪大化中未知津涯尙何暇恤爾之子哉齊丘收泣謝曰喻之矣

商於子家貧無犢以耕乃牽一大豕駕之而東大豕不肯就輓既就復解終日不能破一畦甯毋先生過而尤之曰子過矣耕當以牛以其力之鉅能起塊也蹄之堅能陷淖也豕縱大安能耕耶商於子怒而弗應甯毋先生曰詩不云乎乃造其曹執豕於牢言將以爲穀今子以之代耕不幾顛之倒之乎吾憫而詔子子乃反怒而弗答何也商於子曰子以予顛之倒之予亦以子倒之顛之吾豈不知服田必以牛亦猶牧吾民者必以賢不以牛雖不得田其害小不以賢則天下受禍其害大子何不以尤我者尤牧民者耶甯毋先生顧謂弟子曰是蓋有激者也

雍丘有北宮殖操舟捕魚蚌自給夜宿河濱忽獲夜光之珠明照百步外雍丘之人以北宮殖得奇寶也爭刺羊豕往賀之曰自若居雍丘出則操舟入則舍舟其衣罔罔爾其食扈扈爾宋人之宴者未有過於若也若今一旦得奇寶奇寶者世之所珍何欲不饜哉宋大夫聞之亦往賀曰宋君欲求照乘之珠十枚既有其九環宋國之疆而詔之無有應者不意若得之河濱也若當襲以阿錫褚以寶械吾挈若西獻之貴與富弗須口也北宮殖將行其父始還自秦北宮殖具以告其父哭曰子居雍丘十世矣安於一舟今以是珠獻必致貴富貴富則驕驕則暴暴則亂亂則危危則大壞而後已求如今日操舟尚可得耶吾安用是爲也吾安用是爲也碎之

蘿山雜言二十首

濂自居青蘿山山深無來者輒日玩天人之理久之似覺粗有所得作蘿山雜言

君子之道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沖然若虛淵然若潛渾然若無隅凝然若弗移充然若不可以形拘測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窮唯其弗知是以極微唯其弗窮是以有終

至虛至靈者心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探之不見其所廬一或觸焉續續乎萃也炎炎乎蕪也莽莽乎馳弗息也若不以畏爲君而欲轡之勒之檢之桺之苞之涵之是猶教猿學禮也不亦左乎

子不見嬰兒乎目不留采色故明全耳不留音聲故聰全舌不留苦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聰晦其明忘其味是之謂通原通原則幾乎聖人不用則已用則爲天下獨

六經皆故迹新入之機不同其機確確其履濯濯其機采采其履昧昧甚哉其機也人以文視經斯繆已善察機者其以質視經乎

綿綿焚焚乃政之分純純謚謚乃政之一是故聖人馴而弗擾靖而弗逸明而弗察勤而弗煩弗擾故民舒弗逸故民寧弗察故民寬弗煩故民裕四者有失則天下受其害

守正莫過於一一故弗貳弗貳則明明則神神則無不通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之學貴一

天下一物也譬之千鈞鳥獲能舉之力不獲若則或壓焉或僨焉甚可畏也然則舉天下有要乎曰有德以懷之刑以威之

陰陽相摩晝夜相環善惡相形梟鳳相峙梁藜相茂勢也亦理也君子欲盡絕小人得乎哉

鳥之羽者兩其足獸之角者去其齒天地生物尙有不能而況衆人乎故曰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才有所不足

行遇刃者必避食逢鳩者必舍懼害己也麗色藏劍厚味腊毒則弗之察愚矣雞司晨犬警夜雖堯舜不能廢人有棄小善而弗采者非道哉

以文徵名名必隱以貨徇身身必亡隱故無成亡因有爭唯君子知名不可徼身不可徇是謂守素守素則治治乃昭昭乃純純乃誠內修不暇奚事外欲皦皦兮不緇容容兮不知其所窮如擁鑑如持衡隨美惡輕重而應焉其君子之心也哉

天無言而生殺遂伸兮則榮屈兮則悴亦何容力哉故君子與天合德不察察以自恃乎不默默以求全乎不赫赫以驚翔乎不縮縮以雉伏乎能純一乎能絕外誘乎能山立而海受乎如是者謂之近道

彼因氣強吾以義剛彼因氣弱吾以仁柔剛柔強弱之閒不容一髮知者行之是謂得天不肖者悖之是謂失天

人有奔走而求首者或告之曰爾首不亡也指以示之泠然而悟學者之於道亦然

世求聖人於人求聖人之道於經斯遠已我可聖人也我言可經也弗之思耳天下之事或小或大或簡或煩或虧或贏或同或異難一矣君子以方寸心攝之了然不見其有餘

以術干祿者敗以財樹家者禍以勢臨人者辱以安自恃者危以學自眩者禽以行自翹者僞是六疾也慈則和儉則裕勇則決明則遠容則聚是五懿也去六疾行五懿方有爲於天下

擬漢使諭郡國共擊邯鄲檄

惟高皇帝提三千卒起自豐沛赤幟一揮而天下底定累洽重熙至於孝平皇帝藐在幼冲委制新都侯莽久秉國鈞遂致潛萌異圖僭奸天位四海豪傑怨怒切骨至有枕戈待旦而弗寐者義旗始豎持劍之士動以萬數不一二年直搗長安衆共誅莽天地爲之開明日月爲之宣昭神祇爲之鬱舒爾吏民之所共知賊王郎者本邯鄲卜筮之家乘海內弗靖詐稱成帝子子輿以惑爾吏民趙魏亡賴男子遂立爲帝徇下幽冀漢與賊決不兩立義將翦屠之今大司馬

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軍容之盛輝赫震蕩如雷如霆
嬰其鋒者無不殞滅爾吏民皆漢舊臣當不忘二百年子養元元之澤帥爾子
第執爾戈矛鼓行而西相與成大功漢法具在陷陣却敵者受上賞塞旗斬將
者次之執俘獻馘者又次之爾吏民隨所擇焉前之大將軍建立殊績垂名竹
帛者亦夫人也曾謂爾吏民弗能之乎亦在勛之而已其有不知逆順之辨甘
爲賊寇敢持兵以拒我者必草薶而擒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耳爾吏民姑昧
昧思之新莽篡立已十四年置百官有司謀臣甲士雄天下尙頸血濺地節解
變分王郎以新集之衆假名烏合遇戰則鳥獸散其能與漢兵敵乎漢德在人
心者未泯海內謳吟思之雖五尺童子日夜矯首以望赤帝旌旗之至故一叱
咤閒破昆陽之圍斬司徒之首拔武關之險降宛城之兵下河北之衆星流彗
掃若神兵自天而下皆爾吏民目所親覩此無他天命所在有不可易也昔高
皇帝嘗刑白馬盟諸侯王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況王郎僭厥帝號反易
天常罪決在不赦爾吏民上察天命下度人心尙轉相告語戮力以誅無道使
他日祀漢配天不失舊物爾吏民榮名無窮焉不然漢兵且至其無悔

廣薛季昶對張柬之語

神龍元年春正月秋官侍郎張柬之天官侍郎崔元暉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
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己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中宗復位洛

陽長史薛季昶乘閒言於柬之曰侍郎舉義兵翦除奸雄匡復帝室使四海蒼生再見唐家日月其事甚偉而季昶無一言以爲賀者侍郎亦知其意乎柬之曰不知也季昶曰僕亦謂侍郎不知也侍郎若知則其所設施當不止此侍郎幸聽僕僕請披肝瀝膽爲侍郎言之昔我高祖提三尺劍起晉陽輔以太宗之神武將帥之忠烈然後能縛世充於東都戮建德於河朔翦黑闥於山東收李密於黎陽誅蕭銑於江陵晝不得息夜不得寐蟻蝨生於鎧冑之閒蓋出萬死一生百戰而有天下此無他欲爲賢子神孫建萬世不拔之業耳今武氏以妾媵之微黜奪帝位斷王皇后蕭淑妃手足投酒甕中石諸宗室朝明堂恣行殺戮御則天樓大赦天下革唐號爲周易服色置社稷立宗廟身被袞冕手秉大珪自稱曰天冊金輪大聖皇帝南面而朝羣臣自天地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也侍郎豎義旗以復辟爲辭但殺二張而釋武后弗圖譬捨豺狼而問狐狸何以厭服天下人心僕竊爲侍郎弗取也侍郎若聽僕計集百辟卿士執武后獻諸太廟數其過惡取太宗黃鉞斬之以謝天下凡武氏之在中外者無小大皆盡殺無赦庶幾少慰先帝在天之靈而侍郎高義亦不在伊尹周公下侍郎能留意乎柬之曰吾業與元暉等謀亦嘗如長史言但武后倒持天柄二十有一年生殺廢置皆自其手出三公九卿惟知有武氏勇將精兵亦惟知有武氏萬邦黎庶亦惟知有武氏脫有一人號於衆曰天后且爾將何所實吾屬乎則吾

作蠶粉矣季昶曰不然武后負滔天之惡海內雖畏其威忠義之心人孰無之其專制之初李弔馬起兵揚州奮臂一呼得勝兵十餘萬山東豪傑皆蒸麥爲糧播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當時天下尙憤惋如此況今日乎侍郎朝玄武門而入不過羽林兵五百人耳誅二張如殺狐兔無一人敢動者則人情可知也侍郎卽誅武后天下有不帖帖者當使鐵鉤鉤吾舌懸於長安城上以爲亂言者之戒東之曰漢之呂后與武后無大相遠乎勃雖將南北軍未聞誅之豈不以誅之爲弗是耶季昶曰武后之罪浮於呂后萬萬呂后雖殺孝惠子盡封諸呂爲王未嘗敢移漢鼎今武后肆行不道賴皇天后土未絕唐祚使侍郎得竭忠其閒不然則天下非復唐有欲持一卮酒滴獻陵土且不可得侍郎尙欲同之乎東之曰武后母也今天子子也以子罪母縱快忿一時如萬世公義何季昶曰傳有之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設有人焉招納亡命而欲睥睨神器侍郎必盡殺之乃已是何也亂臣賊子決不可赦也武后於唐大義已絕不過一亂賊耳二三大臣爲國家討賊宜從先帝之法豈上所得預聞當此之時宗廟社稷爲重武后爲輕能殺之乃所以伸公義也東之曰吾爲唐家老臣卽旦暮死恨無以藉手見先帝於地下今幸誅二凶復國號曰唐便當上章乞骸骨歸老故山他固不識也季昶見東之不能聽其言氣怒甚目光如炬大聲謂東之曰此事姑寘之二凶雖誅諸武封建如舊日夜切齒恨不碎嚼侍郎之骨況三思又

得幸於上儻白上罷政事矯制殺侍郎等若反掌耳侍郎尙不知勦念乎東之曰大事已定彼猶几上肉耳無相能爲上素勇烈當使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長史固不必過慮也季昶退彈指數曰唉吾以東之爲天下人豪故往告之乃若是乃若是吾不知死所矣二月上命三思爲司空五月賜東之等王爵罷其政柄二年六月各貶爲遠州司馬未幾皆爲三思所殺如季昶言

顏率求鼎難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王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也臣請正大義以却其軍率乃詣秦君長揖言曰周之與秦勢雖若敵國其分則君臣也率聞君伐臣則有之矣自非弑逆未聞以臣伐君也不知君之興師而涉邦畿也何故天子謹使使臣問諸左右秦君曰無他意也寡人竊聞九鼎四海之厚寶也誠願得一觀焉然恐周之執事不察敵國之情乃盛陳師衛以備不虞耳寡人臣也豈敢稱亂率曰率意君忘其爲人臣也今幸弗忘甚善率嘗適蔡蔡人有事其主者其主有龍淵之劍蔡人操刃與戟逐而奪之或諫曰此汝主也汝何得乃爾獨弗畏不義之名乎蔡人曰吾見龍淵不見主也彼猶不見主故肆行而無忌憚君今知爲人臣而興師求九鼎焉何也君不聞齊晉之事乎齊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王嘗賜太公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五侯九伯皆得專征迨桓公之興平宋折鄭帖服荆楚威行諸侯天下